

《佛教史大寶藏論》入門

《佛教史大寶藏論》，又名《善逝教法史》、《善逝教法源流》，通稱「布頓佛教史」，一冊。元至治二年（一二三二），藏傳佛教霞魯（又譯「夏魯」）派創始人布頓（又譯「布敦」）著。今有民族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三月出版的郭和卿的漢譯本行世。

布頓（一二九〇—一三六四），全名「布頓·仁欽朱」，又譯「布頓·寶成」元人譯為「卜思端」。早年師從超浦藹學（又譯「綽浦藹學」）派僧人仁欽僧格學習教法，對噶當噶噶學、薩迦等派的學說均有研究，學識淵博，通貫顯密。後被迎入日喀則東南的霞魯寺，「廣興四本續灌頂密經講解和要門教授等的講聽之風，經歷了很長時間。曾建以《時輪》及《金剛界》為主的瑜珈部曼陀羅儀執約七十種。其門人有貢松巴·却季白（法祥）、穹勒巴·扎澤巴等。宗喀巴大師曾依止上三人聽受《時輪》、《勝樂》、《瑜珈續部》諸法」。（清土觀《土觀宗派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版，第一二四頁—第一二五頁）布頓是藏文大藏經「丹珠爾」，（又稱「祖部」、「續藏」，與作為「佛部」、「正藏」的「甘珠爾」

共為藏文大藏經中的兩大部）目錄的編纂者，後世流傳的「丹珠爾」基本上是依據他所編定的次序刊刻的。有全集二十六函計二百多種述作行世（據德格版藏文大藏經）。事見《土觀宗派源流》。

陳士強

《佛教史大寶藏論》是一部集史、論、目錄為一書，對印度和西藏地區佛教的源流、教法及典籍作詳細記敘的藏傳佛教史名著。原書分為四卷，漢譯本譯為「四總綱」（一總綱並非等於一卷，下詳）。書首和書末均有布頓撰寫的贊頌。

第一卷：即「第一總綱」、「第二總綱」和「第三總綱」。第一總綱下分「總述聞、說正法的功德」和「分說聞、說大乘正法的功德」兩節，論聽受和講說佛法的功德；第二總綱，下分「法字聲行境的區別」、「法的字義」、「法的性能」、「詳細辨析」四節，論「法」的含義、性能，特別是它的載體——經律論（「三藏」）。對「十二分教」與「三藏」的關係，「五明」（因明、聲明、醫方明、工巧明、內明）的性質、內容和要典，「三時教」（四諦法輪、無相法輪、勝義定相法輪）中產生的依顯揚「見」與顯揚「行」區別的六種釋論

等，進行了詳細的辨析；第三總綱，下分「所說法的差別」、「阿闍黎說法的差別」、「弟子聞法的差別」、「師徒修學法義的傳授」四節，論阿闍黎（即「導師」）如何說法，弟子如何聞法，以及在聽聞之後如何思維理解並依此修行。

第二卷：即「第四總綱」的第一節「總說世間中佛法如何而來的情况」，記敘印度佛教的歷史。下分三小節：1. 總說在何劫中有佛出現於世的情况。說劫（佛教的時間概念，比千百萬年還長）分「光明劫」與「黑暗劫」二種，光明劫中有佛出世，黑暗劫中無佛出世；2. 分說在賢劫中有佛出現於世的情况。說在光明劫的賢劫中，有千佛出世；3. 特別是在此娑婆世界中釋迦牟尼佛出現於世的情况。記敘釋迦牟尼一生的經歷，佛涅槃後的三次結集，佛涅槃住持教法的著名人物，以及關於佛法將滅的預言。

第三卷：即第四總綱第二節，分說西藏佛教如何而來的情况，所分三小節中的前二小節，記敘西藏佛教的歷史。1. 前弘時期西藏佛教的情况。說藏王脫脫日涅贊（又譯「拉妥妥協寧協」、「拉托多聶贊」）六十歲時，從空中落下一寶篋，裏面有《大乘莊嚴寶王經》、《百拜懺悔經》和金塔一座，此為佛教入藏之始（案：這是一種傳說。佛教史家認為，佛教正式傳入西藏的確切可靠的年代，當自脫脫日涅贊的第五代松贊干布算起）。松贊干布執政時，派圖彌桑補扎（又譯「吞米桑布扎」）到印度學習文字，參照迦濕彌羅一帶的字體，創制藏文，並聚信佛的尼泊爾泊姆赤准（又譯「尺尊」）公主和漢地文成公主為妃，爾後才開始翻譯佛經，興建佛寺（大昭寺、小昭寺等）。赤松德贊延請印度菩提薩埵（當指「寂護」，又譯「靜命」）、蓮花生、蓮花戒等入藏傳教，佛法大行。朗達瑪滅佛以後，藏地全無佛法達七十年之久（一說「一百零五年」）；2. 後弘時期西藏佛教的情况（未附「來藏弘法的班智達大師九三人和譯師一九二人的名稱」。說從前藏和後藏來到垛默（今

甘肅西南部）的魯麥·楚稱協饒（又譯「盧梅·楚臣喜饒」）等十人從貢巴饒色受戒學法，回藏後分別弘傳，西藏佛教由此再度復興，以寺廟為中心，出現了許多宗派。

第四卷：即第四總綱第二節「分說西藏佛教如何而來的情况」中的第三小節「西藏所譯出的佛經和論典目錄」，敘列西藏譯出的顯教和密宗的經典（各分「經」和「論」二項）。

1. 顯教方面。(1) 佛經分類：a 初轉「四諦法輪」類經典，收《律本事》等四部律典的《聖正法念處經》等百部小乘經。b 中轉「無相法輪」類經典，收般若經類經典。c 末轉「抉擇勝義法輪」類經典，收華嚴經類、大寶積經類、大乘諸經類、回向發願吉祥頌贊類經典。(2) 論典分類 a 釋佛經個別密意的論典，下分初轉、中轉、末轉法輪的經釋三類。其中中轉法輪的經釋，除收般若經釋以外，還收「現觀莊嚴」、「中觀」、「入菩薩行」方面的論著；末轉法輪的經釋，除收本經疏釋以外，還收「瑜珈行唯識宗」、「發菩提心，入菩提修學次第」、「雜撰」、「書翰」、「修習次第及禪定」、「佛本生」、「因緣雜記」、「贊頌」、「阿闍黎龍樹所著十九種贊頌」、「其他阿闍黎所著贊頌」、「願文、吉祥頌」等類的論著。b 釋佛經總密意的論典，收阿闍黎方象（即「陳那」）、却季扎巴（法稱）和其作阿闍黎所著的論著；聲明類和阿闍黎真扎峨彌（月官）等所著的論著；詩歌和詩律類的論著。c 零散類的論著「收醫方明、工巧明、星算占卜及和香、相人、水銀煉製、變金等類的論著」。

2. 密宗方面。(1) 密宗經典：a 事續部「經典（據漢譯本說，密宗經典稱為「續」，收「妙吉祥續」、「觀世音續」、「金剛手續」、「注釋續」、「不動金剛續」、「明母續」中的「救度母續」、「頂髻續」、「一切續部」、各種小咒等各類密經，如《妙吉祥根本續》、《金剛地下續二十五品》、《大金剛妙高山樓閣陀羅尼》、《不動金

剛大密經》等。b『行續部』經典，收《毗盧遮那現証菩提根本續及後續》等。c『瑜珈續部』經典，收《妙吉祥根本略續及後續》等。d『大瑜珈續部』經典，收『大瑜珈方便續部』、『大瑜珈智慧續部』錢『方便智慧無二續』等各類密經，如《密集根本續》、《歡喜金剛》、《大手印明點》等。(2)密宗論典：a各種密經的釋論，收《事緣部靜慮後續釋》、《馬頭金剛修法》、《普明曼荼羅儀軌》等。b共通密經的釋論，收《百種成就法》、《入密咒根本釋論》、《曼遮儀軌》等。

《佛敎史大寶藏論》的主要特點是：對自佛敎產生以來，迄作者撰書時為止的千百年佛敎史，特別是印度大乘佛敎史和西藏地區佛敎史，作了精湛扼要的記述，提供了一大批有關佛敎史上的重要人物、事件、流派、學說和典籍方面的珍貴史料。敘事之細密，議論之透辟，考訂之明審，語言之通暢，在藏傳佛敎史籍中是首屈一指的。

例如，在第二卷中，作者介紹了一批對大乘佛敎的創立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的代表人物，這中間不僅有人們熟悉的龍樹、提婆、無著、世親，還有不大熟悉的龍菩提(藏語『魯衣絳秋』，龍樹的弟子)、月居士(即『月宮』，安慧的弟子)、月稱(蓮花覺的弟子)、佛護(龍友的弟子)、安慧(世親的弟子，下三人同)、陳那、聖解脫軍、德光、自在軍(陳那的弟子)、法稱(自在軍的弟子)、帝釋慧(又譯『天主慧』，法稱的弟子)、釋迦慧(帝釋慧的弟子)、獅子賢(光賢的弟子)、法友、佛智(友的弟子)、寂天(勝天的弟子)等。如關於月稱的事迹以及其從屬的學派，書中作了這樣的介紹：

「阿闍黎月稱生於南方薩瑪那地方。這位大德對顯密教義徹底精研，並依龍樹師徒論著而成爲大善巧者。……著有《五蘊品類論釋》、《四百論釋》、a入中觀根本釋》，特別是

他著的《中觀根本明句釋》，爲衆稱贊，如日月光輝，最負盛名！和他著的《密集注釋明燈》，被譽爲最有名的「二明」論著。

像這樣的大德，還有佛護。他和月稱一樣，在這一時代裏爲一切學者稱作「中觀應成派」，也就是「中觀行派」；阿闍黎坎嘉等爲「中觀經部行派」，慧心、吉祥隱、寂護、蓮性、獅子賢等爲「中觀瑜珈行派」。他們都宣說龍樹師徒的旨意」。(第一三三頁—第一三四頁)

又如朗達瑪毀佛是藏傳佛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是劃分前弘期和後弘期的一個主要標界。當崇奉佛敎的藏王惹巴謹(又譯『熱巴巾』)被大臣謀害以後，朗達瑪被擁戴爲藏王。關於他如何毀佛以及僧人伯季多杰如何行刺，書中作了細膩的描述，頗具文學色彩：

「藏王雖已成年，但心中已受了魔崇(指受不信佛的大臣們的影響)，對所有出家僧人都作了詆毀；對不願去掉比丘相(指還俗或改信西藏原有的宗教『苯教』)的，都發給弓、箭、鉞、鼓，令其打獵(殺生)，不遵命者殺戮無赦；復將釋迦牟尼像搬走，但因難於運走，而埋藏在沙坡下面，供奉的寺門被封閉起來，塗抹成泥壁，上繪比丘飲酒作樂的圖畫；桑野(又譯『桑耶』)寺門及小昭寺門也被泥封了起來；所有經典卷帙大都被秘藏在拉薩地區的岩穴中。

經過了一段如此這般的黑暗時間，在耶巴的拉領波山中，有一修行人(指僧人)名拉薩·伯季多杰，他在淨修中所察覺，對於藏王生起了一種特殊的悲感！於是他用炭末塗黑了所騎的白馬，身着外黑裏白的大氅，挾着鐵弓鐵箭，來到拉薩。當他見藏王正在《甥舅盟碑》(指唐蕃和盟碑)前念誦碑文，他便在寺廟和嘎登塔前又腰稍息，在其前下馬，靠着

膝蓋暗拉鐵弓，借上前給藏王禮拜的機會，第一拜暗中拉開鐵弓，第二拜箭扣弦上，第三拜放箭射中藏王胸部。他說道：「我是雅協納波魔王，特來殺死這個作惡的藏王的」。說後逃走。拉薩地區立刻喧嚷一時，說藏王被害，傳令追殺凶手。伯季多杰在黑海邊將馬洗淨，將大鑿翻出白色的裏子穿了起來，口中說道：「我是朗體嘎波天神！」說着繼續逃跑。追拿者沒有捕到他」。(第一七九頁—第一八〇頁)

再如，《佛教史大寶藏論》第四卷所敘列的藏文佛典的分類目錄，是從《頌章東塘敦嘎目錄》、《桑野青朴目錄》、《澎湖嘎麥目錄》、《納(又譯『奈』)塘丹珠爾譯本目錄》、魯麥等著《顯密經典分類和并列目錄》以及其他譯著目錄為根據，廣搜印度、喀什米爾、金洲、楞伽洲、鄔仗那、薩霍爾、尼泊爾、黎域、漢地、西藏等地的佛教譯述編成的(見第四卷之末作者的自述)，在藏文佛經目錄學上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在這份目錄中，作者不僅把數千種藏文佛典區分得井井有條，而且敘列了它們的卷數、著譯者、存佚，並對有關的問題作了考證。如藏文佛典中有《解深密經廣釋》四十卷，這在布頓撰錄時已闕作者。有人根據絳秋珠楚的《正量教言》，認為它是無著的著作，而作者認為，這部書的作者「借用了西藏論著的口吻，引據了《集論》和《量決定論》等論著中的教語。由此可知，他是西藏的一位善巧人士著的。可能是魯伊絳秋(龍幢)所著」(見第二六四頁)。對於相傳是彌旺波扎巴著、多杰嘉補譯的《依時輪密意解說(真實名稱經義)》和柯夏著、多杰嘉補譯的《密咒義心要略論》，作者指出，它們「有可疑之點」(見第四一六頁)

《佛教史大寶藏論》自問世以來，深受佛教學者的推崇，在以後出現的藏傳佛教史撰作中，鮮有不用它的。近代，它還被譯成多種外文，流布海外。

(完)

(上接第31頁「等量齊觀 諸法平等」)

凡動刀的必死於刀下」。佛經中更處處體現了大慈大悲，捨己為眾生的忘我精神，由此可見，諸宗教的教主都是偉大的聖人，他們所創立的宗教都是導人向善，啟人慧思的明燈。作為我們後輩人應該敬仰和感激他們，儘管眾生因根基不同而生知見不同，但我們怎能相互去攻擊和詆毀古代的聖人，偉大的先哲呢？誠如佛在四十二章經中所說：「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至天，還從己墮。逆風揚塵，塵不至彼，還空己身，賢不可毀，禍必滅己」。這對各教教徒們來說，無疑都有實際指導意義。哈定先生深感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現在世界上各種天災人禍頻仍，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友愛衰微，猜疑加深，世界到處多有戰爭發生；搶劫、殺人、奸淫種種罪惡各國都層出不窮，很多國家的人民處於貧病交加中……。他常為此內心不安，惆悵悲愴。他說，作為一個有識之士尚應以振興社會風氣為己任，更何況作為世界三大宗教的教徒們怎能不精誠團結為人類去獻身反而還在相互詆毀，彼此攻擊呢？他極嘆服佛經中所說的「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這首偈句的現實性及對人類所懷大慈悲的廣大意境。他說不論任何宗教應以人間的安危為重點，以世界和平為目的；捨此都不能說是遵循各教宗旨的，都是違背先聖的本意的。他真誠切盼各教教徒都應捐棄陳見，精誠團結，相互參學，各領真如，為人類、為社會多做貢獻。

在與哈定先生整個談話過程中，他的神情是如此的安詳，言語是如此的懇切，使人深受感動。筆者作為一個菩薩戒弟子，對哈定先生的理想和見解是深有同感的，作為一個繪畫行中人，筆者對哈定先生的每一幅作品都能略窺其中的深意。我極欣賞哈定先生畫語彙中的一句名言：「只有真善之美才能超越時空而永存」。我們難道不能從中領悟哈定先生的深意嗎？

(完)